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常禮舉要講記》，午、「會客」第九。

【九、遠方客專來，須備飲食寢室，導廁所、導沐浴。】

『遠方客專來』，是遠方的客人專程來到我們家，「那時鄉間沒有旅館」。在以前（在四、五十年前）那個時候，台灣鄉下還沒有現在旅館這麼多，像現在旅館就多了。「遠客來了，照例地問問：您還預備上哪兒去？」這是一般遠方客人來，專門來拜訪，照一般常例，問問他來到我們這裡，那你還有預備要再上哪裡去？「如非路過」，如果不是說剛好路過進來看看我們，是專程來我們這裡，「要趕緊給人準備屋子，人家晚上能到哪裡去呢？」在鄉下沒有旅館，專程來看我們，當然要給他準備住的地方。「咱們沒有屋子，也要準備房間給人家」，如果我們沒有多的房子，也要準備一間房間給人家住，「或者有旅館，我們幫他開旅館」。如果有旅館的地方，像現在旅館就多了，像現在鄉下也都有小旅館。如果不方便在我們家裡住，就幫他開個旅館，「沒有則要在家中住下」。如果沒有旅館，就要在自己家裡安排個地方給他住。「或者鄰居有閒屋」，這個鄰居就是我們隔壁鄰居他有多餘的屋子。「但大家聽明白，不可把自己客人讓到鄰居家中住，你自己去借鄰居屋住，除非客人與鄰居夠上十二分交情，否則不能把生客往鄰居家安，這不是簡單呀！」這個我們就要學習了，如果我們家裡沒有多餘的房間，鄰家有，可以借鄰居的家。但是大家要聽明白，借鄰居的家不能把自己的客人請他到鄰居家裡去住，是我們自己去借鄰居家裡住，我們

的房間讓給我們的客人住。除非這個客人跟我們的鄰居也很熟悉，也夠上十二分交情，那是可以；如果這個客人跟鄰居不熟悉、生客，你把這個生客往鄰居家裡去安頓，那這個就不可以，這一點我們必定要知道。所以過去我也曾經到一個地方，有一個同修，也是有安排到另外一個同修家裡住，這個同修不是很熟悉，不過還好，就是可能大家都有聽說過。不過這個安排的確不是很簡單，這個地方我們都必須要留意。因為當時旅館這些也都很方便，所以有旅館的地方就開旅館，不能把不是很熟悉的客人，往自己認識的鄰居去安頓在他家裡，這個就比較失禮。

「當然客人來了，要先請吃飯，客人一定會說：我吃過了，我吃過了，你當然要問：在哪裡吃過？有些人會餓著肚子不說。即使吃過中飯，咱要說：一路上辛苦，晚飯提早，這是人情世故。」這個問吃飯，也是必定要的。有客人很客氣，他都會說我吃過了，吃過了。你當然要問，在哪裡吃過了？有一些人會餓著肚子不說。即使他吃過飯了，我們也要說中飯吃過了，一路上很辛苦了，晚飯我們就提早一點。這些是人情世故，我們都要懂。

「咱們廁所如不乾淨，趕快清洗清洗，領著客人大小解，這也是人情。家中浴廁方便，就請客人沐浴，不方便也請洗腳，一盆洗腳水可得預備。夏天當然要洗浴，冬天一天、兩天不洗也行，但預備一盆溫水洗了腳，腳溫暖了，才容易睡覺。」但是我們如果預備一盆溫水給客人洗腳，這個腳溫暖了，睡覺比較容易入睡。「這領導沐浴，最起碼要準備洗腳水。」這都是過去雪廬老人那個年代，屋子這些沐浴的地方沒有像現在這麼現代化，這麼方便；現代幾乎家家都有浴室，這個就很方便。在以前那個時候，沒有像現在這麼方便。如果方便，當然客人住在這裡，可以說風塵僕僕，請客人洗浴這個也是一定要的，縱然很不方便，最起碼也要預備一盆溫水給

客人洗腳。

這一條第九，「遠方客專來，須備飲食寢室，導廁所、導沐浴」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常禮舉要講記》，午、「會客」第十。

【十、遠方客去，必送至驛站，望車開遠始返。】

「『遠方客去，必送至驛站』。他自己有車有馬很好，自己沒車沒馬，你要送他到車站。」這一條就是講遠方來的客人，來我們家裡，他要回去了，我們必須送他到車站。「驛站」是以前馬車的車站。現在大部分都是汽車，有自己開車來的；沒有自己開車，那要送他到車站（到火車站或者汽車車站），這個禮你不能沒有。現在很多人都是自己開車，開車當然也要送他上車，等他車開走了，我們還要送，大概看到車開遠了，我們才回來。這個在《弟子規》講「過猶待，百步餘」，那就是送客人送到外面，客人告辭離開、他走了，也要等他走了一百多步，相當遠的距離，看不到了，我們再回來。

下面雪廬老人引用唐朝李白送客的一個例子。「你要不信，你看看李白〈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〉詩」，這是雪廬老人講，你看看李白，李白是唐朝有名的詩人，他在〈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〉詩，一首詩我們就可以看出他送客的情景。這個詩說：「故人西辭黃鶴樓，煙花三月下揚州。孤帆遠影碧山盡，唯見長江天際流」。

「李白送孟浩然上黃鶴樓，念過嘛！李太白這麼狂的人，送客還送這麼遠，你的架子比李太白還大嗎？李太白在經典上叫楊貴妃磨墨、叫高力士脫靴，氣勢狂到這種地步，送客卻還這麼恭敬。你念的詩上哪兒去了？客人開了車，你才回來，車不開你就別走！」這一

段雪廬老人講，李白送孟浩然（送客人），李太白這個詩人，他是很狂的一個人，看他送客人還送這麼遠。坐帆船，在長江看到那個帆船開得很遠，都快看不見了，只有看到長江的流水，「唯見長江天際流」。你看送客，他這樣的狂人送客還送這麼遠，對客人還這麼恭敬。

雪廬老人講，如果我們送客沒有送到客人車子開走我們就走了，那好像我們架子比李白還大。不過現在人也不懂，沒有讀過這個詩，沒有讀過古人的東西，這些他都不能理解。雪廬老人在這裡給我們講出來，我們就知道古人他的禮是這麼的恭敬、慎重，這個我們要學習。我們現在大部分就是開車，開車就是我們送客人上車了，或者是叫計程車，你看他上車了，他車子開走了，那我們再回來；他車子還沒開，我們就不能先回頭、先走。現在很多人他不懂這個禮節，可能車門一關他就掉頭就走了，這樣禮就不到了，甚至有人他還不送，這個現代我看到很多。這一條主要講「遠方客」，從遠地來的，他從遠方來的，從外縣市來的，甚至從國外來的，必須去送送，這個禮貌我們必須學習。

好，午、「會客」第十條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是未、「旅行」，我們下一次再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常禮舉要講記》。我們前面已經學習到午、「會客」第十。雪廬老人在「會客」第十這一條講完，後面還有講很長一段話，這段話我們也念一念，跟諸位同學大家來分享。

「以前科考沒這麼容易，有人考到五、六十歲還叫做童生，人稱老童生。吾給大家說，那個時候的童生，成了秀才就不叫童生，

那就是副生了」，正副的副。「那個時候有副榜，正榜沒有他的名字，副榜上有名字了。副榜上考個第一，這雖然沒什麼名字，副榜是第一，這時好幾縣都知道他，這個人就聞名。那時候的副榜，比起現在的文學博士，有如天地旋隔，不能講了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講，以前科考不是那麼容易，有人考到五、六十歲還叫童生。那時候的童生成了秀才就不叫童生，那是副生，正副的副，那是秀才，秀才是副榜。如果他在副榜是考第一，好幾個縣的人都知道他，這個人他就出名了。所以那個時候的副榜，比起現在我們大學的文學博士，不曉得高多少了！雪廬老人講，有如天地旋隔，不能講了。可見得我們現在這個文學博士，跟以前的一個秀才都不能相提並論。

「跟大家說這個，你要明白，像吾這樣的人物就不敢跟人家比，吾說實話！」雪廬老人也很謙虛，說像他（他的學問我們已經望塵莫及），他說要跟以前的副生、一個秀才比，他還不敢跟人家比。「那麼今日之下，咱們學了幾天，夠學分了，其實什麼也沒有，也不知夠了什麼學分。咱不懂得這個東西，所以是弄得不成話說，完全是上欺下騙，糊裡糊塗一套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講，現在大學都是學分，現在說學分夠了，到底夠了什麼學分，他說我們也不懂這些，這個完全都是糊裡糊塗，都是上欺下騙。

「你們諸位非得自己用功不行，最低限度，這個經典，人生必學。」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靠自己用功，雪廬老人鼓勵大家，最低限度也要學經典，是人生必須學習的。什麼是人生必學的經典呢？「我們是中國人，中國文化就在《四書》裡面，《四書》扎住根。《五經》也是以《四書》最根本，《四書》是樹根，六經是樹幹，《二十四史》是樹條子，給大家說吧！」「樹根很要緊，要這麼想，那又壞了。沒樹根，樹條、樹葉也不長；樹上頭若沒樹條子、葉子

，樹根也爛了。這個在學校學植物都知道，長起葉子你就剪，這個樹根就爛，就完了。」這個是用樹根、樹幹，還有樹條、樹葉來比喻我們學經史。「這個二十四史咱們談不到了，今日之下咱們怎麼樣也辦不到。最低限度，吾講吾的，你們諸位要多少的想進一點步，吾也沒功夫講。吾是快死的人了，你們諸位自己修去，愛修不修在你。咱們諸位是朋友，只可勸你們諸位，最低限度你得把這部《通鑑輯覽》讀完。這就好比我們在吃飯，《通鑑輯覽》好比菜湯，諸位吃飯要是什麼菜湯也不要，光吃白飯，有幾個人能吃下去？總得好好的吃菜湯，沒菜湯不行；有菜湯，飯才能吃下去。」雪廬老人把《通鑑輯覽》比喻作菜湯，如果我們吃一個白飯，沒有菜、沒有湯來配飯，這個飯也吃不下去。這是比喻經跟史，《通鑑輯覽》是史，經好比是飯，史這個《通鑑》好比是菜湯。

「咱們說實話，他們怎麼著提倡，貼標語，勸人忠孝節義，都是一點用處也沒有，沒根有什麼用處？」沒有根，勸人要忠孝節義，勸這個也沒有用處。「你們諸位知道，說國家的三民主義，第一條民族主義就扎不住根。咱們民族，族發在什麼上，誰能講得上來？有的學生說我懂：在血統上。血統是條件之一。親兄弟一個父母生的，一個胎胞生的，這個血統一點都不錯了吧！今日之下，很多兄弟分家，為了錢財打官司。不但是同胞兄弟、同一血統，現在都有人殺父母、打父母，這血統有什麼用處呢？」「民族主義除血統以外，再找，找什麼？這就講不起來。這個東西難說了，現在只要洋人想拿我們一塊地，我們之中有十分之四真正愛國的人就不錯了，你行嗎？你說我聽過文天祥正氣歌，吾給大家說，今日之下這也絕對不能講了。你會問：你怎知道？我們學校教授都有講過。這正氣歌不是一個朝代的事情，他沒有看過歷史，他怎麼能講正氣歌？絕對是無法講。」這一段話雪廬老人講，民族主義不是只有血統了

，只有血統，親生父母、親兄弟都還要打官司、爭財產，甚至有的殺父母、打父母的，這個血統有什麼用處？所以民族主義不是只有在血統上。這就是要學經典、經史，這才是民族主義的根；不學這個經，光是血統沒有用。外國人要侵佔我們的土地，那我們中國人，如果現在有十分之四愛國的人就不錯了。很多人，心都向外國的，那你說那個血統有什麼用處？沒有學經典，沒有學歷史，光是血統也沒有用，這是講學經、史的重要。

「你們說某人數典忘祖，這是罵人的話。吾給諸位說，能數典忘祖就是好的。這話怎麼講呢？數典、忘祖是兩樁事情。把古書經典都查了查，忘了他是怎麼回事情，至少他還有典呢！現在連典也沒有，忘祖是當然的事情，連典都忘了。就說個最普通話，你開商店，不論幹什麼，你得有本帳，這個帳都算得亂七八糟，你幹什麼？能數典忘祖，那就算好人，算不錯了。吾今日之下講古書經典，也是數典忘祖，怎麼呢？你不信你考考吾，《二十四史》吾不能讀熟，記不大清楚。你要說這部《通鑑》自開頭一直到底，差不多的事情，裡頭那一些奏摺，吾也背不下來，可是那些要緊之處吾說得上來。為什麼？人老了，都忘掉了，人老了就糊塗了。現在還糊塗一半，十分之中才糊塗八分，還有二分明白，要沒二分明白，吾就不能在這講了。」雪廬老人講這個也是一個實話，人老了總是會，一般講糊塗了。雪廬老人講這個書九十幾歲了，他還沒有完全糊塗，完全都糊塗了那就沒辦法講了，最少還有二分的明白。「你不信，你不必活到九十多，你活到八十歲，再請你上台坐在這兒講書試試，你講著張三，講著講著，講到李四的身上，走了模樣。怎麼個走模樣？因為你已經糊塗了嘛！雖然是亂七八糟，在夢裡不以為是亂七八糟，他認為是很對。不但是在夢裡認為很對，醒了以後再想這個夢，還說那裡那裡該怎樣（雪公講至此，自己也笑了）。醒了

還是做夢，到了這個樣子。」

「總而言之：『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』，《常禮舉要》這是一個簡略的禮，你不會這個禮，那個文也學不進去。」雪廬老人講，總而言之「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」，《常禮舉要》這是一個簡略的禮，你不會這個禮，那個文也學不進去。

好，這個附錄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常禮舉要講記》，未、「旅行」第一。

【一、將遠行，必辭親友，祭祖辭親。】

『將遠行』，「你是台灣人，你要是出遠門，從台中上彰化，這談不上」。「遠行」，是離開台灣這個地方，「不是從台北上台南」。

『必辭親友』，「還得以時間而論，要從台北上台南，你今天去了明天回來，這個用不到，不說說會產生誤會。你若是從台北到台南做事情，給公家辦事情，身不由己，不能夠幾天就回來，總得一年工夫，這就得辭親了。」這個兩段，「將遠行，必辭親友」，這個遠行，雪廬老人講是離開台灣這個地方，那就是出國，不是從台北到台南。這是先把遠行的意思給我們說明。要遠行必須辭別親友，「必辭親友」還要以時間來講，如果不是出國，就是舉出一例子，從台北到台南，你今天去，明天就回來，或者去個兩三天，這個就不用，不用去辭親友。這裡雪廬老人說，這個沒有說明會產生誤會，這個就不需要。但是如果時間比較長，你若是從台北到台南做事，有的是出差，或者公家調你去那邊做事情，這就身不由己。不是說去幾天就回來，去總得半年、一年，這個時間就長了，這就

有必要要辭親友，叫必辭親友，祭拜祖先，祭祖辭親。

『必辭親友，祭祖辭親』，「這有兩方面，說的是中國的風俗，在家每年都有清明掃墓、祭祖的日子、有祖宗的忌日，都得祭祖，還有家裡面的父母兄弟生日做壽，三節兩壽(案：一個家庭，一年中，要有三大傳統節令，和二老生日，需操辦慶賀)都是家庭的規矩」。一年當中，有三大傳統的節令，三節兩壽，兩壽就是二老（父母）生日，這是家庭一年當中都有規矩的，我們一般就是清明、中元、冬至，這是祭祖的日子。「你這麼一出去，一年不在家，就一年啦，也無法對父母朝夕承歡，也不能祭掃墳墓，這是基本問題。甚至於親戚朋友有什麼事情，你也不能去幫忙，都有關係嘛！」這一段是要給我們說明為什麼我們遠行，或者到其他縣市，短時間不能回來，可能要一年，出差工作一年才能回來，這一年當中就不在家，不在家，家裡每一年有三大傳統節令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祭祖，還有父母生日，你就沒有辦法來辦這個事情，甚至親戚有事情你也無法去幫忙，所以必須先辭親友，先去祭拜祖先。

「中國的學問，變得有上有下，可都是由近及遠，這是權變辦法，什麼權變辦法呢？先辭親友，要到那裡去一年兩年才回來，臨走的這一天，比如明天要走了，今天晚上，到明天一早，家人團聚，向祖先牌位行禮。頭一天，先上墳，在家這一晚上就是辭親，這是從前有的話稱作『暫久之別』，這個吾都親眼見過，現在都不行了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講中國的學問是有變通的，都是由近而遠，這是權變的辦法。權變就是先辭別親友，要到哪裡去，一年兩年才回來，臨走，就是明天要走了，今天晚上先跟家人團聚，先向祖先牌位行個禮，上個香；頭一天，就是前一天先上墳，今年不能去掃墓，事先去上墳，祭拜上香，在家裡晚上就是辭親。這是從前都有，雪廬老人講他都親眼見過有這個禮，現在沒有了，現在看不到了

。

「今天搭火車去，明天就回來了，就不必來這一套。」如果今天去比較遠的地方，明天就回來，或者兩三天，就不要這一套，那是講時間比較長的。因為去了幾天你用這一套，那就覺得奇怪了。

「這是最低限度，要離開台灣到國外去」，去了三個月或二個月，「就得行這個手續」。「常去又另當別論。」這個就是偶爾出去外國幾個月才回來，那就必須這個手續。如果一天到晚常常出國，一年出國好幾次，常常去又另當別論，這個就不必說每一次都這樣。

「講到這，有人會疑惑說：『你講這個，都不一定啊？』萬事都不一定，給大家說明白，萬法無常，都要看臨時情形而動作。」這一條我們要懂得去權衡、權變，看臨時的情形。有人說這個好像不一定，的確萬法無常，有時候都要看臨時的狀況來動作。

「這是一條，達到目的地便行了。」這一條我們自己好好去理解、體會。

好，第一條，「將遠行，必辭親友，祭祖辭親」。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常禮舉要講記》，未、「旅行」第二。

【二、遠到目的地，必先拜訪有關人士。】

第二條是我們旅行到了遠方目的地，必須拜訪有關人士。我們去到那裡，跟我們有關係，或者是我們要辦事的一些相關單位、人士，要先去拜訪拜訪。這是到了目的地，必須先拜訪有關人士。下面雪廬老人舉出一個例子，「你跟台南沒關係，到那做事情，你是台北人到那兒去，與你有關係的人，你就去拜訪他。沒有關係不要看，有關係的要看。」就是有關係的人你要去看看他，沒有關係就

不要去看看了。

「拜客很要緊」，拜訪很要緊，「比如，那兒有議會，你要不拜客，你到人家那兒辦事，你這單位與那單位見了面還不認識哩，不認識，他們要是看了你沒禮貌，你沒來拜」，到時候你有事他就不幫忙了。「這是必須要的，後頭還有！」這是雪廬老人講後面還有，還會講到。

「真正在這兒做事，除了拜客以外，還有別的舉動。」除了拜訪客人以外還有別的舉動，後面會再談到。這一條主要就是提醒我們，你到遠方去，必須去拜訪有關人士。像我們出家人就是去道場、寺院，道場像我每一年三月大概例行性會去一趟澳洲，去了我們是住在圖文巴，必須到澳洲淨宗學院去拜訪拜訪，這就是跟我們相關了，這是相關人士、相關的單位，在我們佛教裡面，相關的道場我們必須去拜訪拜訪，這個是有需要的。

好，這一條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常禮舉要講記》，未、「旅行」第三。

【三、歸來必謁親友，或略送土物。】

我們出門在外時間很長了，出去旅行或者出差，「辦完了事歸來，或者事沒辦完，臨時回來看」，時間已經「隔了一年多」，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。『歸來必謁親友』，回來必須要去看看親戚、朋友。「回來何必看親友？」回來為什麼要去看親戚朋友？「這話並沒有說全，也沒法說全，是分情形講。你要在外頭待得久，回來不但是拜親友，還得上墳，前面有祭祖、辭親嘛！回來就算了嗎？你看歷史，一個民族重視五倫主義，一定不會亡。上至父母，這是

血統關係，與不認識的人結為朋友，最低限度這是人倫，《論語》有說：『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』，都是朋友。這五倫能聯絡、團結就了不起了。」雪廬老人給我們說明回來為什麼要拜親友，還得要上墳。因為前面要出遠門要有祭祖，還有辭親，出去，祭祖、辭親，那回來不能就算了，所以回來也必須再去看看親友。這個就是重視五倫的社會，一個民族如果重視五倫就不會亡族。跟父母是血統關係，與不認識的人結交為朋友，朋友是五倫之一，這也舉出《論語》講的，四海之內皆兄弟。這個五倫能夠聯絡、能夠團結就很了不起，這是給我們說明為什麼回來要拜見親友。

「吾看京戲，吾也看現在的小說，不光看以前中國的小說，現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的《九扣連環》吾就看。那個文章，吾看那一篇，吾幾幾乎乎站起來，給他三鞠躬，何必這樣子呢？為什麼？這個人的文學太好了。有一些人他不懂得，以為文學有什麼好處，他不知道好壞，無法分辨。《九扣連環》，簡要詳明，人情世故都透闢，這是一。二、連說話、動作一切一切修養都非常到家。這還不算！說出那個話，行出那個事來，那真真是賢人，文章也好，事情也做得好。要真的有這麼一個人出來在學校當訓導主任，那學生福氣大了，怎麼呢？經師現在沒有，從前經師易得，人師難求，教經書的人很容易得，人師難得，光會講沒用處，你得自己身體表現叫人看。」做給人家看，這個叫人師。經師只會講，他沒有去做。「再說，有些教授與同學打方城，打麻將，這是太不成話了，這怎麼教學生？」這一段雪廬老人舉出中央日報的副刊，刊了《九扣連環》，他非常讚歎這篇《九扣連環》，這個文學寫得太好，這個裡面做人處事、待人接物、人情世故都非常透徹、精闢，連說話、動作，這一切一切做得都非常到位，修養非常到位。所以雪廬老人讚歎事情做出來、說出那些話，真的是賢人。文章也好，事情也做得好。

如果有這樣的一個人出來在學校當訓導主任，這個學校的學生就福氣太大了。從前講經的經師很容易得到，人師難求；現在連經師也沒有了，人師就更不用談了。

「現在咱看文章，古文有些文章有做得很好的，要不以人廢言。」古時候的人有的文章做得很好，不以人廢言，不要以這個人好不好來廢棄他的文章。「可是得另當別論」，但是雪廬老人講，這個要另當別論。「曹操做的文章吾不看，秦檜、曹操這些壞東西吾不看。曹操、秦檜早就死了，現在還有比曹操、秦檜他們還壞的人，文章做得也不好，做得就算是再好，像曹操的文章很不錯，他的兒子也很好，天下之才一石，他的兒子占了八斗」，這個很有才華了，這說明曹操父子很有才華，這個才華超過天下一半的人。「咱們連一粒也夠不上」，咱們，雪廬老人講，我們不要說一斗了，一粒也夠不上。「這麼好的文章，吾就是不看。」雪廬老人說這麼好的文章他不看，因為他們很壞。「文天祥做的文章比這些人不行，唐宋八大家裡頭也沒有文天祥。可是他那文章，念之另有味道。」他那個文章念起來另外有一番味道，雖然比不上這些大文學家，但是他有他的味道。「吾今天看的《九扣連環》這小說，怎麼比得上唐宋八大家？吾看有些地方超過唐宋八大家，它是事相超過。」雪廬老人在這裡再舉出中央日報副刊登的《九扣連環》這個小說，這怎麼能跟唐宋八大家那些文章相比呢？但是雪廬老人他說，他看《九扣連環》有些地方超過唐宋八大家，它是事相上超過，不是說它的文學超過，事相超過唐宋八大家。「這個小說有什麼好處？能以正人心、正社會。你真看了這本小說，絕不在社會上攪亂大家。」這個說出《九扣連環》這本小說有什麼好處，它能夠正人心，導正社會的人心、導正社會的風氣，真正看了這本小說，那絕對不會在社會上攪亂大家。

「回來必謁親友，可是不講父母，這話怎麼講？你大家想想！父母要緊，還是朋友要緊，比如這邊父母，這邊是朋友，都是五倫，我都恭敬，他倆人要是起了衝突，我是袒護父母呢？還是袒護朋友？吾找根本，吾先恭敬父母，這還用說嗎？拋了根，那不是人是畜生不如！」拋棄了這個根，那就不是人了，比畜生還不如了。「國家對學校學生有這種講法，同學怎麼會學壞路了？」雪廬老人講，學校如果教學生，教他們要先恭敬父母、孝順父母，這是根本，然後再友愛朋友，先找根本。如果沒有這個根本，那就不是人，比畜生不如。如果學校對學生這種講法、這種教法，那這些同學他怎麼會學壞呢？現在學生學壞，就是沒有教這個根，都不從孝順父母教起。連父母都不孝了，那他怎麼會好，肯定是學壞了。如果從教孝順父母、恭敬父母開始，一切的善從這裡發展出來。

『或略送土物』，這個是「剛從遠地歸來」，時間也過了一段時間了，「或可送土物給親友。」意思意思，送一點當地的土物。「有云：千里送鵝毛，鵝毛這半塊錢也不值，可是你沒鵝，人家遠處有鵝，在乎人情，在乎心意，你得表現表現。」回來必須看看親友，或者大概送一點土物。有一句話講，千里送鵝毛。鵝毛不值錢，可是你這邊沒有鵝，人家遠地方那邊有鵝，所以他這個鵝毛雖然不值錢，但他是從遠地帶來的，那這個是在乎人情，在乎一個心意。我們比如說出國去哪裡玩，在當地買一些當地的土產，或者什麼紀念品回來送送親友，這是表達我們的一個心意。雖然那不是很值錢，但是禮輕情意重。

前面三條，我們就必定要學習。

「這三條算是說完了。」

好，我們第三就學習學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

